



高爾基選集

被遺棄的人們

林羽譯

上韋出版社

被遺棄的人們

英譯書名: The Outcasts And Other Stories

原 作 者: M. Gorky

英 譯 者: D. B. Montefiore & E. Jakowleff

原出版者: London: T. Fisher Unwin

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5000

被遺棄的人們

• 高爾基選集 •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林 羽

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655號

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

編號. 619 B. 258(10) P. 120 M. 1 32K 61000字

• 版權所有 •

—

這條大街上有兩排單層的矮屋，互相緊靠着。房屋老了，都走了樣；牆歪了，窗子斜了，屋頂也因年久傾圮，用舊木板補綴着，上面長滿了苔蘚。在這些屋子的上頭，隨處都可以看到聳立的高桿；桿頂有掠鳥的窠，而屋脊被剪去了梢的柳樹和灌木的深綠色的影蔭遮映着，這便是郊區所僅有而可憐的植物了。這一帶住着一些極貧苦的人。

這些屋子的窗戶，玻璃陳舊得像塗上了一層綠色，彷彿是小偷們用狡猾而怯懦的目光彼此注視着。街的中間伏着一條彎曲的水道，流過許多被大雨沖成的深坑；處處有成堆的破磚碎石，蔓生着野草，這是居民們從前計劃着用各種方法來修造房屋所留下的遺跡；但是他們的計劃，被上面城裏沖下來的大雨的急流打破了。山上，蒼翠的花園之間

夾雜着石頭砌的高大的屋宇；教堂的塔尖，傲岸地矗向蔚藍的天空，它們金黃色的十字架，在太陽中閃閃地發光。

落雨的時候，城上的水直奔這個遙隔的郊區；乾旱的時候，城上的灰塵，也一齊撲向這裏。這些不幸的屋子現出一幅好像在某一刻那間曾被一隻有力的魔掌掠倒過的樣子。

這些人們的半朽壞的住所，傾伏在地上，似乎佈滿了整個的山；由於烈日、灰塵和雨水的污染，它們變成了一種骯髒得不可形容的朽木色。

在這條不幸的街道的盡頭，立着一所舊而長的兩層樓房，好像從城裏被拋到這邊來的。商人柏道里可夫把它買了下來。它是這排房子最後的一家，剛巧位置在山脚下，它的外邊便是田野；田野的外邊，離這所房子半公里多的地方，突然傾斜下去連着河流。這所房子大而且舊，外貌比它的鄰舍家更難看；所有的牆壁都歪斜了，一排一排的窗子沒有一扇還保有原來的樣式，殘留着的幾塊玻璃都帶着像死水上面的綠污。

窗和窗的中間，都是剝落的褪色的灰泥，好似時光用象形文字寫出了這所房子的歷史。它的屋頂向大街傾倒着，增加了慘狀，好像是要鞠躬到平地，卑遜地等待着最後命

運的一擊，變成灰土，或是成爲半腐朽的廢墟的殘堆。

大門半開着，一扇門脫了鉸鏈，倒在地上；從門板的破縫裏，長出了青草，青草也滿長在這荒涼的大院落裏。院子的那一頭有一個被煙熏黑的鐵頂矮棚。這房子的本身沒人居住；但是那個矮棚，從前曾經在裏面開過鐵匠店，現在改裝成一個普通的出租住房或者叫做客棧，由一個名叫亞里司太得·福米契·高發達的退職騎兵軍官管理着。

這個客棧，裏面就像是一個又長又暗的洞穴，有四個方窗和一個寬門映進光線。沒有灰泥的磚牆被煙熏得漆黑；棚頂也是熏得漆黑一片。室中間有一個大爐子，爐子的周圍和沿牆排列着幾隻舊木箱，裝着一捆捆的廢物，這就是那些住在裏邊的客人所睡的床榻了。牆壁發出煙熏的氣味，泥地發散着潮氣，箱子發散着汗臭和腐朽的破布氣味。

室主人的床在爐子上，靠近它的那些床位被視爲光榮的處所，獲得室主人的歡心與友好的同室人方能享用那些床位。室主人大半是坐在那矮棚門口一張特製的靠背椅上，消磨他白天的時間，這把椅子是他自己用磚頭砌成的；要不就在對過雅哥·渥維羅夫的啤酒店中，亞里司太得吃飯喝酒都在那裏。

在開始經營寄宿所以前，亞里司太得·高發達在城內開設過一個僕役介紹所；假如

再回顧一下他一生的事蹟，我們就知道他還曾開過一個印刷所；在做印刷生意以前，他的生活，據他自己的話，是——「過日子，他媽的，過的很好；過着一個鑑識家的生活，我對你們保證！」

他是一個五十歲光景的漢子，肩膀寬闊，滿臉痘斑，因為飲酒過多，稍帶浮腫，又有一把濃密的黃鬚。灰色的大眼睛，常現着旁若無人的愉快；說話時聲音很低，牙齒中間幾乎總啣着一支德國製的彎柄磁煙斗。發怒的時候，他那彎彎的紅鼻子的鼻孔會大大張開，嘴唇顫動着，露出兩排像狼牙似的大而黃的牙齒。他的雙手很長，兩腿彎曲，常穿着一件舊而憐的陸軍外套，頭戴一頂油污了的軍帽，帽上有一條紅飾帶，卻沒有遮簷；腳上穿着一雙破舊的氈靴子，長達膝部。早晨他總在酒醉的昏迷狀態中，晚上他才精神抖擻起來；可是他從來不會喝醉，因為無論裝下多少酒去，他從未失掉過他與高朵烈的氣質。

在晚間，人們可以看見他安坐在他磚做的靠背椅子上，嘴裏啣着煙斗，接待來寄宿的客人。

假若有人爲了酗酒或是別的緣故被趕出城來，衣衫襤褸，面容憔悴，來他這裏，他

開口便會這樣問：「你是誰？」

那個人會給他答覆。

「給我看證件，好證明你不是撒謊！」

要是有了證件的，就拿給他看。他接過來就往短衫裏一塞，至於證件的内容怎樣，他可連看也不看。

「好吧！兩個戈比一夜，十個戈比一星期，三十個戈比一個月。去找個床位吧；但是注意不要錯上了別人的床，不然，你就要受罰的。住在這裏的人們性情很特別。」

新來的人會問他：「這裏有茶、麵包和別的吃的東西嗎？你們賣這些嗎？」

「我只賣牆壁和屋頂。我每月要給這個洞穴的所有人——柏道里可夫那個惡棍五個盧布。」高發達用生意經的口吻來解說。「到我這裏來的人是不習慣於奢侈的。如果你每天有每天要大吃大喝的習慣，那末對門就有一個啤酒酒店；不過，你這流浪的人呵！頂好快些戒掉了那種惡習吧。你生來既不是一個紳士，為什麼偏要講吃呢？你最好還是吃你自己！」

說着這一套或相同的言語時，高發達故意假裝嚴厲的聲音；其實，他眼睛裏常帶着

笑，並且對於寄宿的人都照顧得很好；所以在那些被趕出城來的羣衆裏，他很受愛戴。有時會有這樣事情發生：一個從前的顧客又來到了這個寄宿所，衣服不再像以前那樣上破下爛，而多少比較整潔了一點，面也現出了笑容。

「日安，閣下；你好嗎？」

「不錯，還好；有什麼事嗎？」

「你不認識我了嗎？」

「不，我不認識。」

「你不記得去年冬天我在你這裏住過一個月，那時你們被警察搜捕，有三個人被抓走了嗎？」

「呵，我的好傢伙，警察是常光臨我這招待週到的舍下的！」

「哦，我的天呀！你不記得你曾和那個警察頭撞過嗎？」

「好了，不要再回憶過去了；乾脆說吧，你要什麼？」

「讓我請你一頓客吧；我住在你這裏的時候，你是那樣的……」

「我的朋友呵！感恩總是應當勉勵的，因為這是我們不常遇到的事情。你一定是個

真正的好人，雖然我想不起你來；但是我很樂意陪你到酒店去，乾幾杯，祝你的做人成功。」

「呀！你總是這樣的——總是喜歡開玩笑。」

「好啦，同你們這樣的一個可憐蟲在一起，不這樣又怎麼樣呢？」

於是，他們就走了。這個老寄宿者常會蹣跚着回到這個寄宿所來。第二天他再請主人喝酒。有一天晴朗的早晨，這位寄宿者會醉醒過來，發覺他已經把自己所有的錢都喝光了。

「瞧，閣下，我又做了你的一個夥伴了！你說我現在該做什麼？」

「好吧，這種情況是你不能自棄的，可是既然到了這種情況，哭也沒有用。」上尉發議論了。「朋友，你必須平心靜氣地來面對你的情況，不要用空洞的哲學和理論來損壞人生。哲學總是無用的，並且在酒沒有飲乾之前，先來空談哲學，更是說不盡的愚蠢。喝酒的時候，就喝你的伏特加；不要懊惱，也不要咬牙切齒。你要愛惜你的牙齒，不然就沒有牙齒可給人打下了。我這裏有二十個戈比，你拿去買些伏特加，買根熱腸或是牛肺，再買一磅麵包，兩根黃瓜，等我們痛飲之後，再來研究我們的情況。」

實際情況在兩三天內就會全部明白了，那時候室主人已把他在那個感恩的寄宿者回來的那一天攆進衣袋內的四五個盧布也都花完了。

「現在我們已經山窮水盡了！」那個上尉就要這樣說。「既然，傻瓜，我們已把我們所有的都喝光了，讓我們來試行戒酒和品德的道路吧！那句格言說得真對：『人不犯罪，無從懺悔；未經懺悔，那能得救！』頭一條戒我們已經遵守；可是後悔是無用的，所以我們就一直去求救吧！我們到河邊去開始工作。要是你自己把握不住，就教那個包工的把你的錢留下來，或者交給我代為保存。到我們積得一個可觀的數目時，我給你買條褲子，和一切可以使你打扮成一個遭受命運迫害的、體面的、整潔的工人所需要的東西。穿上好褲子，你還是有好希望的。現在，去吧！」

寄宿者到河邊繚路上去做工，想起了高發達的長篇妙論，不覺失笑。那種智慧的精神，他不能了解，但是當他注視着高發達的愉快的目光，並感覺到他豪爽的精神的影響時，他知道那位健談的上尉實在夠朋友，能在患難中常常幫助他。

由於上尉給他的嚴密管束，寄宿者做了一兩個月的苦工之後，果然覺得他經濟地位已使他自己比墮落的時候提高了一步，而他的墮落也是由於上尉的幫助。

精確地觀察着這個改造了的相識者，高發達會說：「好，我的朋友，你現在穿上了褲子和外套了。這些是很要緊的物件，我不騙你。當初在我還穿着這樣端正的袴子的時候，我也就像一個端正的人生活在城裏；然而，該死！等到褲子一破碎，我的身價也就在人們的眼光中低落了。我不得不離開城裏，到這裏來。傻瓜呵！人們的判斷是只憑外表的；內在的意義在他們是無法接近的，因為他們本身生來就是愚昧的。裝滿你的煙斗，抽煙吧。倘若你願意的話，就付還我一半欠款，好好地去吧。祇要你找，你總能找到你所要的。」

「亞里司太得·福米契，我欠你多少錢？」寄宿者會慌忙地發問。

「一個盧布七十個戈比。你可以還給我一個盧布，或是七十個戈比，隨你的便；其餘的我可以等到你偷得或賺得比現在錢多的時候再說。」

「多謝你的好意。」寄宿者被這些照顧的話所感動，回答說。「你是——嗯，是多麼一個好人！可惜人生對你太殘酷了。如果把你放在跟你才能相稱的地位，你一定早已飛黃騰達了。」

上尉沒有高談闊論，簡直活不下去。他說：「你說我的相稱的地位是什麼意思呢？」

誰知道哪兒才是他自己相稱的地位？人人都要受他人的束縛。猶達·柏道里可夫的地位應該是服勞役，但他卻自由地在城內走來走去，甚至正打算去造一所新的工廠。我們那個教師的地位，應該有一個美麗、肥胖、溫和的妻子陪伴着，並且有半打小孩子圍繞着纔對；不應當在渥維羅夫的酒店裏喝醉了酒東倒西倒。然後講到你自己，你要去找尋一個侍者或是腳夫的位置，但我認為你應該去當兵。你能忍苦耐勞，你又不笨，並且你又懂得紀律。看吧，看實際情形吧！生活如同洗紙牌一樣變動着我們，我們落到我們適當的地位的機會，是時常有的；但是即便是有，也不會長久；不久我們的地位又變動了。」

像上面的臨別贈言，有時不過在重溫舊情的談話中做個開場白而已；這種談話由縱飲開始，結果，那個寄宿者會發覺他自己囊中一無所有而驚惶失措；那時，上尉會重新招待他，直到兩個人都不名一文為止。

這種事情的重演，從來不會損害雙方的友誼。上面所說的那個教師，也是那些站住脚跟就爲了好再被擊倒的朋友裏面的一個，在智力上，他和那上尉最爲相稱，也許就爲了這個原因，他一經流落到那個寄宿所裏，便始終抬不起頭來了。

他是亞里司太得·高發達唯一能在一塊推究哲學的人物，而且他確能了解高發達。

因此高發達很喜歡這個教師。當這位革新的朋友賺得一筆錢想到城裏去找一個體面的房間，預備離開這寄宿所的時候，亞里司太得·高發達便會發表那麼一大串憂鬱的高論，結果兩個人當然又喝起酒來，所有的錢又喝光了。高發達大概也意識到他自己幹的事的影響；這個教師雖然想要離開那寄宿所，可是永遠離不開。亞里司太得·高發達紳士出身，且曾受過教育，那種教育的痕跡仍不時流露在他的談話中；在命運變化之中他又愛發揮雄辯——這樣的人，能不希望有一個同病相憐的人做伴嗎？誠然，人們總是先憐憫自己。教師從前曾在伏爾加河上某城市的一個師範學校裏擔任過功課，後來爲了一點事故，被趕了出來；隨後他在一個製革場裏當夥計，不久，又被迫脫離了那個地方。他又在一個私人圖書館裏充任過管理員，又試做過別種不同的職業，最後經過一個律師考試及了格，他開始喝起酒來，遂碰到了那位上尉。他的頭頂禿了，上身向前彎着，尖鼻子，黃瘦的臉，尖尖的一簇鬍鬚，深陷的眼睛帶着憂慮，而且閃閃不停，嘴角下垂，給他添上一種頹喪的神情。他的生活——不如說是掙錢買醉——是靠着在一家本地報館內做探訪員來維持的；有時每星期能得到十五個盧布那麼多；他會把賺來的錢交給上尉，並且說：「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再苦幹一個禮拜，我就可以有足夠穿上整潔衣服的费用

了，然後我就——addio mio caro.（再會吧，我的朋友！）」

「對了，我衷心地贊成你這麼辦。這一個禮拜我不會給你第二杯伏特加。」上尉鄭重地說。

「我會非常感謝的。你一定不要再給我一滴酒。」

上尉聽了這句話，覺得有些近似哀求的意思，會說得更莊嚴些：「即使你喊着要酒也好，我再也不會給你一滴酒喝了。」

「好吧，不再喝酒了。」那位教師會嘆着氣走開，再去工作。但是過了一兩天，覺得精疲力竭，發了酒癮，他又偷眼望着上尉，目光含着憂鬱和懇求的樣子，焦急地希望他那位朋友該心軟了。這時候上尉會板起面孔，說出一大套言論，極端鄙視軟弱的人性，和貪酒的獸性，還有許多適合當時情形的話。說句公平話，那個上尉在他盡一個顧問和道德家的責任時，他是誠心誠意的；不過他那寄宿所裏面的顧客們總不免有些懷疑，並且聽到他那些苛酷的言語時，會擠眉弄眼地說：

「他是一個狡猾的人，他只知道自己去逃避責任！我這樣告訴過你；但是你不肯聽我的話。現在你自己去責備你自己吧！」

「這位先生是一個老軍人；他未把退卻的方法準備妥當以前，不向前進。」
那個教師會在一個黑暗的牆角抓住他那個朋友，緊扯着他那件髒的外套，發着抖，用舌頭舐着自己的焦乾的嘴唇，注視着上尉的目光，表現出一種難以言語形容的深沉的悲痛。

「不行了嗎？」上尉會很鎮定地問。

教師默默地點着頭，然後把腦袋垂到胸前，他那細長的身體抖個不停。

「再試一天看；也許你能制服你自己。」高發達提議。

教師會嘆口氣，搖着頭，表示毫無希望。當上尉看見他這朋友瘦弱的身軀因酒癮而發顫的時候，他會從衣袋裏摸出錢來。

「和命運去爭辯，一般是徒勞無益的。」他說，好像是要拿這句話來證明他自己是對的。

可是教師如果能夠支撐一個星期，這一對朋友的辭別，就會在動人的一幕中結束，這一幕的最後，通常總是在渥維羅夫的酒店裏演出。

其實，教師從來不把他所有的錢都買酒喝，至少有一半是花在大街上的那些小孩們

的身上。窮人常常兒女多，在大街的塵土、溝渠中，從早到晚，都可以看見成羣的小孩們在喧鬧，穿得破破爛爛，吃也吃不飽。小孩子是世界上的活的鮮花，然而在這條街上，他們卻像未到盛開的季節就衰落了的花朵；也許因為他們生長在缺乏滋養的土壤中的緣故。

教師有時會讓那些小孩子圍繞着他，買一些麵包、雞蛋、蘋果和硬殼果之類的東西，同他們到河邊田野中去玩耍。他們會把教師買給他們的東西，一會兒吃得精光，周圍空氣充滿了歡樂、叫鬧和笑聲。那酒徒的瘦怯身材，彷彿縮小得跟他周圍的那些小孩們一樣大了；小孩們呢，對待他十分親密，好像他是一個年紀也和他們差不多的人。他們叫他費理普，甚至連個「伯伯」的稱呼都不加。他們繞着他像小鰻魚似的跳着，或是推他，或是爬在他的背上，拍他的禿頭，扯他的鼻子。他也許喜歡這一套，因為他從來沒有對小孩們的放肆行為提出過抗議。他很少對小孩們說話，要說話也是謙恭而且怯生生的，似乎是怕聲音大了會污辱了或是傷害了他們。他和他們在一塊消費的時間很多，有時做他們的玩具，有時做遊伴；有時候，他用憂愁的眼光注視着他們快活的面孔，然後，他就慢慢地、深思地溜到渥維羅夫的酒店裏去，喝得不省人事。